



跨越山海的那一封情书

□ 程建军

看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我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起身。窗外的夜色安静得像一池深水，而我的心里，却翻涌着潮汕那片海的风浪。

这是一个关于“谎言”的故事。年迈的阿嬷叶淑柔，半生守着老屋，守着那一沓从南洋寄来的侨批。她坚信远赴泰国的丈夫郑木生还在外打拼，总有一天会衣锦还乡。孙子晓伟负债缠身，带着侨批前往泰国寻找传闻中成了富豪的阿公，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半世纪的秘密：阿公早已客死异乡，那些年寄回来的家书和汇款，全出自一个叫谢南枝的女人之手——一个受过阿公恩惠、用一场温柔的谎言守护了阿嬷半生的异乡女子。

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一句话：“世间最深的爱，往往藏在最沉默的守护里。”

谢南枝与阿嬷叶淑柔，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隔着茫茫南海，用一纸侨批连接了半生。一个在潮汕老屋里翘首以盼，一个在异国他乡伏案代笔。她们从未见过彼此的面容，却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守望。谢南枝本可以一走了之，本可以不必背负这份不属于她的责任，但她没有，她选择留下来，选择用笔尖的温度，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编织一个永远不会破灭的梦。

这是怎样的一种情义？不是血缘，不是契约，甚至不是承诺——仅仅是因为“他帮过我，我要替他守住这个家”。这份情义，朴素得像潮汕人茶盘上的一

杯功夫茶，滚烫、回甘，却从不张扬。

影片最打动我的，是它的克制。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没有刻意煽情的配乐，甚至连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都是平静的。阿嬷得知真相后，没有崩溃，没有质问，只是沉默地坐在老屋里，一遍遍地抚摸着那些侨批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：她或许早就猜到了什么。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半辈子都察觉不到丈夫的缺席？她只是选择相信，因为相信，才能活下去；因为相信，那个家才有不散。

而谢南枝的“谎言”，恰恰是这世上最温柔的情书。她用半生的时光，替一个死去的人，写完了他的思念与愧疚。那些侨批里，每一笔每一划，都是她替郑木生说出的“对不起”和“我想你”。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，一头连着南洋的孤坟，一头连着潮汕的炊烟。

影片的双线叙事，让我看到了两代人的命运交织。晓伟的泰国之行，不仅揭开了家族的秘密，也让他重新理解了“家”的意义。他原本是为了还债而去，却在异国他乡找到了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——那就是阿嬷半生坚守的信念，以及谢南枝用半生守护的承诺。当他站在阿公的墓前，看着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为他家族所做的一切，我想，他一定明白了：有些债，不是用钱能还清的。

影片的结尾，阿嬷坐在老屋的天井里，阳光透过天井洒下来，落在她手中的侨批上。她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南枝，谢谢你。”那一刻，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。两个女人，一个在潮汕，一个在泰国，她们从未见过面，却用半生的时光，完成了一场最深的对话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我看到了平凡人身上最不平凡的光。它没有宏大的叙事，没有跌宕的情节，有的只是潮汕老屋里的一盏灯、南洋小岛上的一封信、两个女人跨越半生的守望。但正是这些平凡的东西，构成了这世间最动人的情义。

我想，这就是这部电影最想告诉我们的：有些爱，不需要说出口；有些情，不需要见面。一封侨批，就是跨越山海的情书；一个谎言，就是守护一生的温柔。

汾阳金井村张振富先生主持开发的晋商新景点汾阳曹学闵大院，是清代宗人府丞曹学闵家族旧居，至今保存清代格局，其家族出过好几位进士。

由于房内墙皮脱落，露出清代老墙皮发现墙围壁画，初步判断是取自《红楼梦》内容的壁画。其画白底素描，十分精美。壁画外层深色画面脱落，露出内层的浅色家庭女子画面。曹学闵是乾隆时期宗人府丞（正三品），本身爱画，推定壁画时间较为久远，应该是乾隆时期绘制。

一幅画叫“平升五福”，平，指王熙凤的丫鬟平儿。其大概意思：《红楼梦》王熙凤贴身丫鬟平儿对待刘姥姥好，当贾府败亡之际，刘姥姥不忘旧恩赶来救走王熙凤女儿巧姐，这一份福是平儿善良带来的。画面五个人物中，并排站立的两位美女推断是王熙凤、平儿，歪立的老婆家是刘姥姥，绕刘姥姥身边玩的两个孩子是板儿和巧姐。画面保存完好，突出了美女形象。民国年画“平生五福”指寿、富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等五位男神仙，与此画面不同。

另一幅叫“勤（琴）棋书画”，画中一女士坐着弹琴面带笑容，一女士立着抱着画卷若有所思，两个儿童拿着棋盒听琴。这一画面似乎是元妃垂教弟妹的场景。《红楼梦》里贾府四姐妹丫鬟分别叫抱琴、司棋、侍书、入画。壁画作者故意用“勤”代替琴字，告诉读者学习琴棋书画也离不开勤奋。

第三幅画“周山（豆）”，画面遮盖比较模糊，有一青铜罍插着花，宛如《红楼梦》妙玉的“分瓜瓞瓞”，有汾水人家瓜瓞绵绵之含义。周山是周灵王墓家之山，在洛阳，周灵王太子晋即王子乔，是公认的太原王氏之祖先。显然周山（豆）是周灵王太子祭祖之象征，点名是太原王氏。这幅画有隐喻四大家族王家“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”。

另外还有“兰桂联芳”的画面，这个词尽管是民间常用，但也是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主题。此外壁画还有“梅兰竹菊”栏目。还有一位女主人身后贴身丫鬟神情和谐，有“名□□□”的题字。金井村曹家大院的管理人张振富相信这与《红楼梦》有关，希望专家们能专业考察。

这几幅画表明主人是《红楼梦》的痴迷者。主人是谁？清代宗人府丞曹学闵，宗人府丞是三品官，然而仅仅负责皇室宗人府的档案满汉翻译工作，可谓高贵而清闲。曹学闵对女性十分同情，如《题张氏双烈传》歌颂姐妹俩“无端失所天，矢死赋偕亡”，还有题撰《为宋儒人节孝作》。晚年的曹学闵做了许多扶助社会的工作，特别喜欢修缮北京的山西文物，补刻山西文献。脂砚斋叹息“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，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午八月泪笔。”，一生助人为乐淡泊名利的曹学闵能袖手旁观？纪晓岚赞曹学闵“一梦荒唐似有无”，说明曹学闵有《红楼梦》情怀，可能是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真正续书人“曹先生”。

金井村是永和王墓区守墓人聚居而成的村落。关于金井村起源，民间传说庆成王有六个儿子，五个葬于此地，而形成村落，新编地名志也这样说。然而《汾州府志》记载永和王葬于池定里和太平里的包括第一、第四、第六、第七等四代永和王，金井村正是地处池定里和太平里之间。附近还有葬于小相里罗城里的两位永和王。相反庆成王墓地主要在城南孝里里，并没有葬在金井附近的庆成王，可见民间传说有误传误说的情况。

曹家一门多位进士，父子登科，兄弟齐芳，后来有一部分从太平村迁居金井村。根据壁画来看，曹家大院可能是曹学闵时期建成的。

□ 吕世宏

清代《红楼梦》壁画 汾阳曹家大院的



平升五福



勤（琴）棋书画

